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四

晉書奏議

景帝

訓天子書

又訓天子書

羊祜

讓三司表

伐吳疏

杜預

脩學較書

肉刑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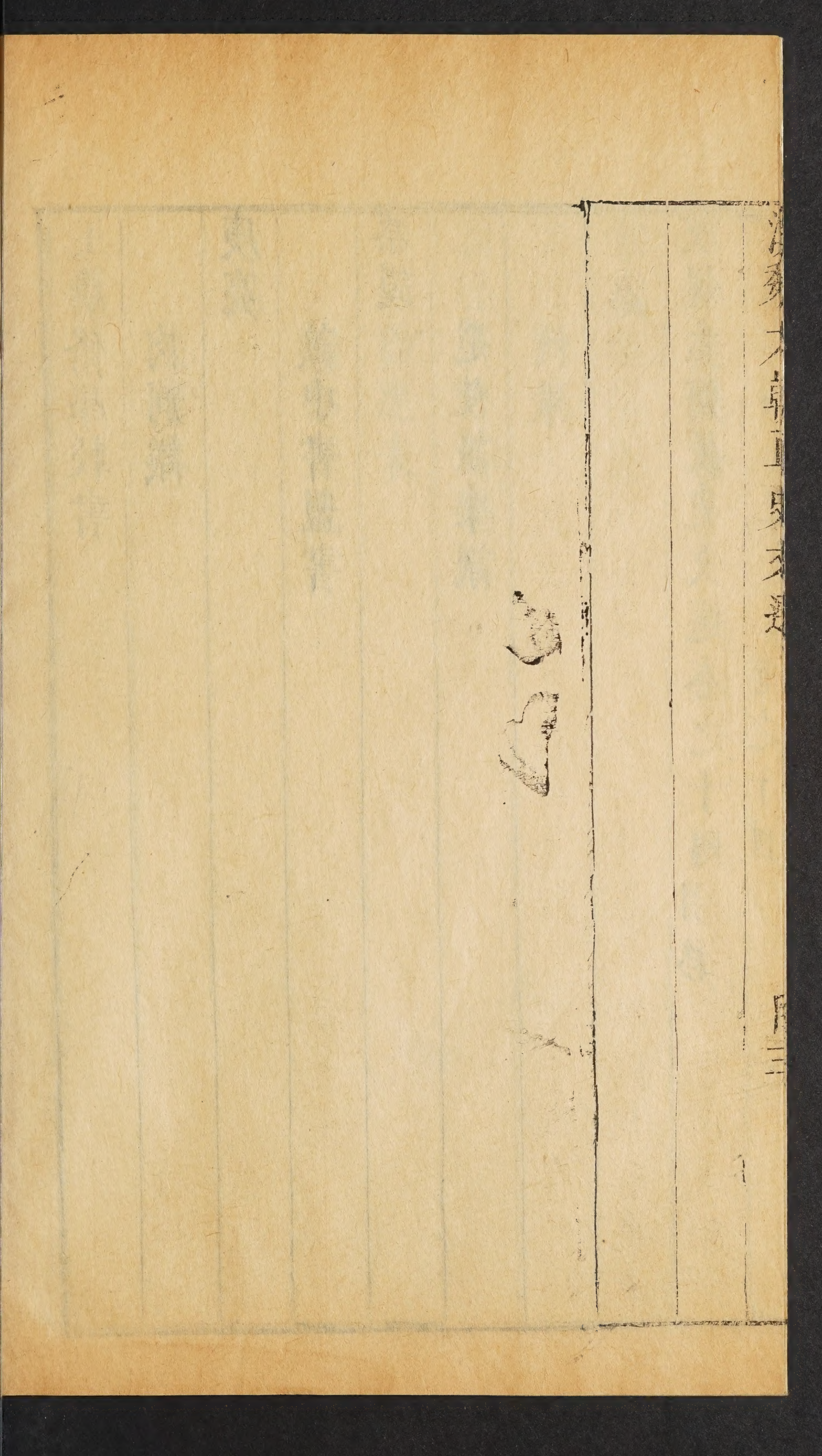
庾亮

讓中書盟書

蔡謨

遣使設樂議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四目終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五

晉書雜著

阮籍

奏記蔣濟

嵇康

與山濤告絕書

無私論

孫楚

遺孫皓書

移告征鎮

劉實

崇讓論

潘尼

安身論

王坦之

廢莊論

公謙論

韓伯

五等論

潘岳

閑居賦序

王羲之

蘭亭序

袁宏

三國名臣頌序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五 目錄

晉書奏議

雲間　顧在觀觀生　嘉興朱國材幼柱

許清徹介夫輯評　顧之萃宗之參訂

勾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景帝 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沉毅多大畧宣帝甍議者咸云伊尹既甍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撫軍大將軍輔政

訓天子書

正元元年奏太后廢齊王迎高貴鄉公立之及將大會訓于天子

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當大會萬衆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佻是則

是儆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
猶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顒顒式仰

師初不欲立髦畏之也果然幾不免于昭

景帝

又訓天子書

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禀則顓頊受學于綠圖高辛問道于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辯志安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于上兆庶順于下刑措之隆寳由于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于聽典謨之言日陳于側也

伊傳自居儼然不疚

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世吏二千石九世以清德聞泰始初爲衛將軍都督荊州在軍輕裘緩帶鈴閣之下侍衛不過數人

讓三司表加車騎將軍開府如司之儀祜上表固讓

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内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乆謬夙夜戰悚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

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獘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深于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築之下有隱才于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

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于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

禮讓如祐當時及少

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illegible]亮王公

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

李胤清亮謇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

雖位於內之寵不見寒素之家而猶未崇此二臣更

[illegible]

羊祜

代吳疏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因表晉王濬監益州諸軍事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静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

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彊此乃諸侯之時耳今當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彊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

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于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衆多于前世資儲器械盛于往時今不于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如形散所傋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

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晧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于朝、士困于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得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于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

踰時勉可必矣

審情規勢足使昭然在目

西陝鄉上下覺流果錄江路圖集有內外來路

下屬闔縣難得猜西敵者大無有空息務皓澹情

凡人不可見兄不得不復自信是以務念定

分無為辨

兩軍通言必矣人戰了其內有兩總一心如此軍不

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以功封當陽侯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武帝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黜陟課論受詔爲之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于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

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于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宜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

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于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例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亦無取于黜陟也

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以庶幾其自謂也後世
考課畧倣此意巳足不朽

杜預

伐吳表

預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表陳至計願月之中又上表

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

秋巳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于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直是惜恩何其深刺惜恩故可賞不可罰晉武所以取亂者也

王渾字玄沖太原人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泰始初領豫州刺史王濬降孫皓渾在濬後意甚不平頻奏濬罪時人譏之

諫齊王之藩書　渾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

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于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輔幼主忠誠著于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于大

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潔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欵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于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貧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

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三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權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于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收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

相親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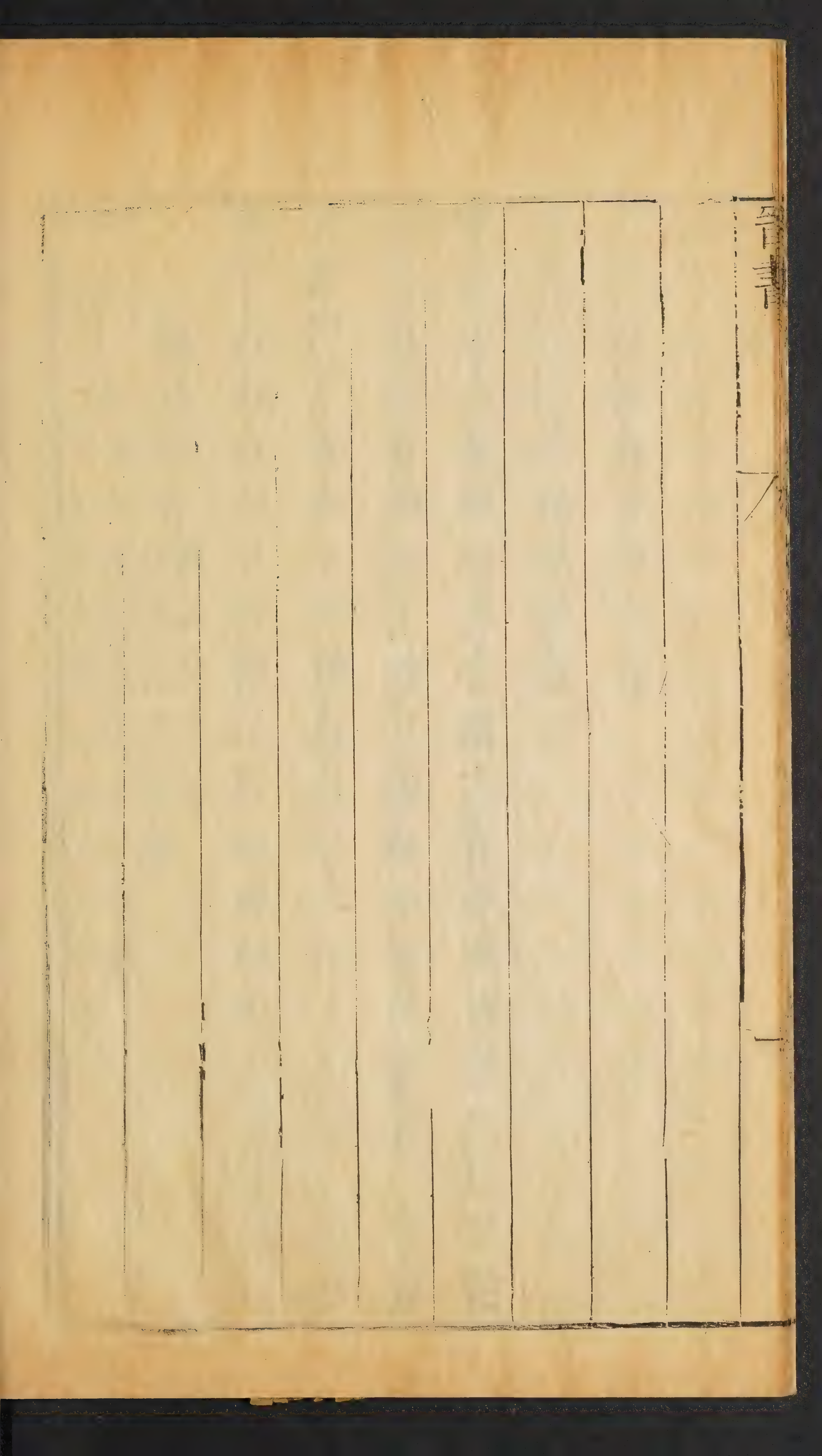
王氏父子氣蓋一時觀其所言釆亦壯也、

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少
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

與阮瞻書 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

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何以得此合道之言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少能辨物理爲人所稱文帝辟爲相府掾累遷議郎守廷尉

論治道疏

頌左轉河內太守在郡上疏

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當抗疏陳辭、汜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

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畧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内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

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于漢魏之先、三祖慍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横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

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頼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蔕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

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
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
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
見于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
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典、宣帝
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
宜承大勳之藉、及陛下盛明之時、開啓土宇、使同姓
必王、建乆安于萬載、垂長世于無窮、臣又聞國有任

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
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
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
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
任臣列職夫任臣之于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
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
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
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欲國
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

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傷于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于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于無虞且樹國苟

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于邪而起孤力無黨所蒙之藉不足獨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

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業、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

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内、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内、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爾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

殿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于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宅、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于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于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

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于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于君、公侯之身、輕

于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于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

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邪、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業于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

後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耻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旣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

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執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在難期然教頹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鄙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潔素者蒙儉得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于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

已委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于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畧于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恒王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于成敗之後無逃其誅賞故罪不

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
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
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
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
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群官多不勝任
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
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
闒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
年小久卽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

也令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為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

盡仰成之理都委務于下至于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于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于今親掌者

勤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于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畧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綱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綱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

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反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以盡公、而撓法不亮、故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于政體、清議乃由此而

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致于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爲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于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于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心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

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顇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于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㩦微過何異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盜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爭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遂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于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

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為縱復不得悉然為之苟盡其理

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雖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是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國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郄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

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于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萊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也、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典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筭輕重權、審其宜、知可典可廢、甚

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勲在垂統使夫後世常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寔在善化之爲要在静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爲恒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于陛下而自能者也至于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令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于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

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勳矣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于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

大要三事一事封建二事理官三事息民然其意

在太子不肖欲其創制盡善憑任勢法不仗人才
議論精辨心思委微論曰遊日西京望賈誼而非
過可謂然乎

在太子不肯欲其創制盡善憑任勢法不仗人者
讀論精辨心思要微論日進日西京莫賈誼而非
進可謂然乎

劉頌

刑法疏 惠帝之世政出群下刑法不定獄訟繁滋時頌爲三公尚書上疏

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毎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于情聽之斷而上安于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

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于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于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猒情苟入于文則很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恐違情不猒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于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行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

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
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
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
于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姧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
責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
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
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
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
群吏豈得在成制之内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

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數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情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絕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敎。弊不及中古而執平

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于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巳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謗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

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恆所岨以衛其身斷當恆克世謂盡公時以曲法迺所不疑古人者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為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于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于經制終年施用恆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防遠忽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牵于凡聽之

所安平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概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常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内、所見不同、迺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其文深峻可以永思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武帝爲晉王以爲散騎常侍及卽位玄及皇甫陶共掌諫職

時政疏

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群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于朝、國無曠官之累、此三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

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敎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蒞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于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

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于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于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于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旣衆、

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于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農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于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于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後曾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其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

時政寬弛獨爲訐切每有自簡捧坐待旦于是貴

濟濟伏臺閣生風宜來俗吏之目矣

荀勗 字公曾潁川人十餘歲能屬文武帝受禪拜中書監加侍中

省吏議 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著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于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

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于聽矣去奇技抑異説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恐忿悁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

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悦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于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乆抱愚懷而不敢言、至于省事、實以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典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

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勗在當時多所建白然探伺人主不肯犯顏賛立凶后卒以敗晉佐命之勳亡國之罪一身兼之矣

裴頠字逸民秀子弘雅有遠識賈充即頠從母夫也
旦夕勸說從母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趙王倫廢
賈后遂誅之
年三十四

崇有論頠深患時俗放蕩不遵禮法乃著崇有
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而
莫能
屈

天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
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大品而
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
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
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

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于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杭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

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于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形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禀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于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

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于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

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旣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于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于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旣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

近以觖業則沉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眞
滅故動之所交存忘之會也夫于有非有于無非無
于無非無于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
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于既
過反澄正于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
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
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
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
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

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于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于時、則唯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

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

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道德之旨與大易同乃過于何王諸人

道德之言與大易同功蹈于南王請人

癸丑千巳有之弟生書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有孝行厲清節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

九品損政疏　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與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决于心情僞由于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

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顯名于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

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
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
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
困悴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
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
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
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
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于中人者哉若殊

不修、自可更選、令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
才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
于所不服、決事于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乖爭
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才
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
之所下、石公遂攸之所行、駮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讎
之隙、結于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鬬鷄之變、難
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
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

爲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慾、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

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淸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意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鎭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于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于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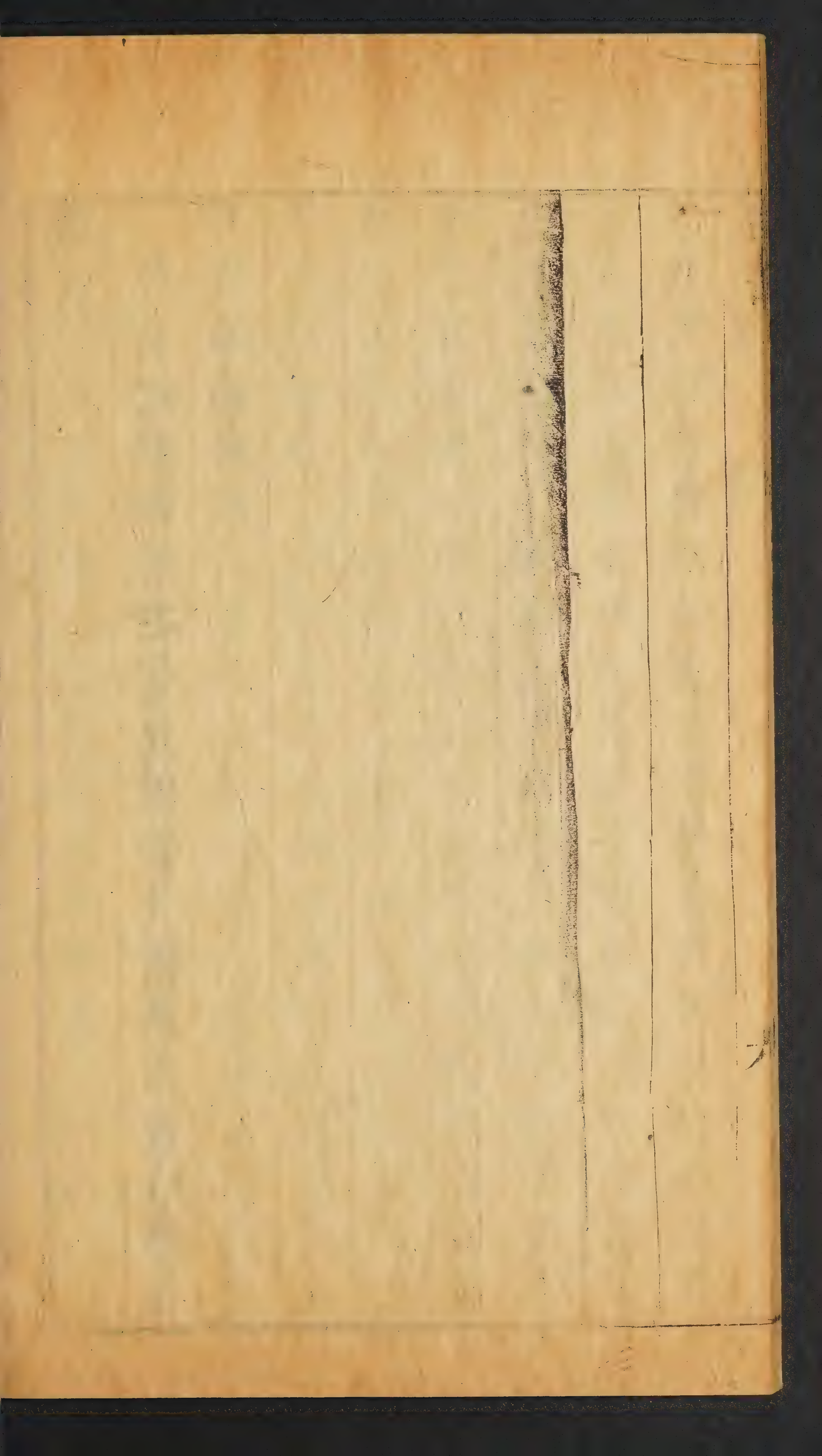
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

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于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于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于才宜況今

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政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

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于親親。猜生于骨肉。當身困于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于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于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于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

制、枉曲之狀毀譽之情豈惟當日謂爲曲盡殆將百世不易矣



庾峻字山甫頴川人歷郡功曹爲博士武帝踐祚賜爵關中侯加諫議大夫常侍

化俗䟽 是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䟽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農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于丘園高節出于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

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

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張良之勲而班有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于祿于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于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華百王之獘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

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顯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進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于動俗執政撓于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獘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

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于慈、與人子言依于孝、此其出言合于國、檢危行彰于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與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盖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義不敦、終于

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晉初功臣皆魏賊子賞賊不得不厚賞厚不能無爭風俗囂頑有自來矣雖欲革之其將能乎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統靜黙有遠志時人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

徙戎論

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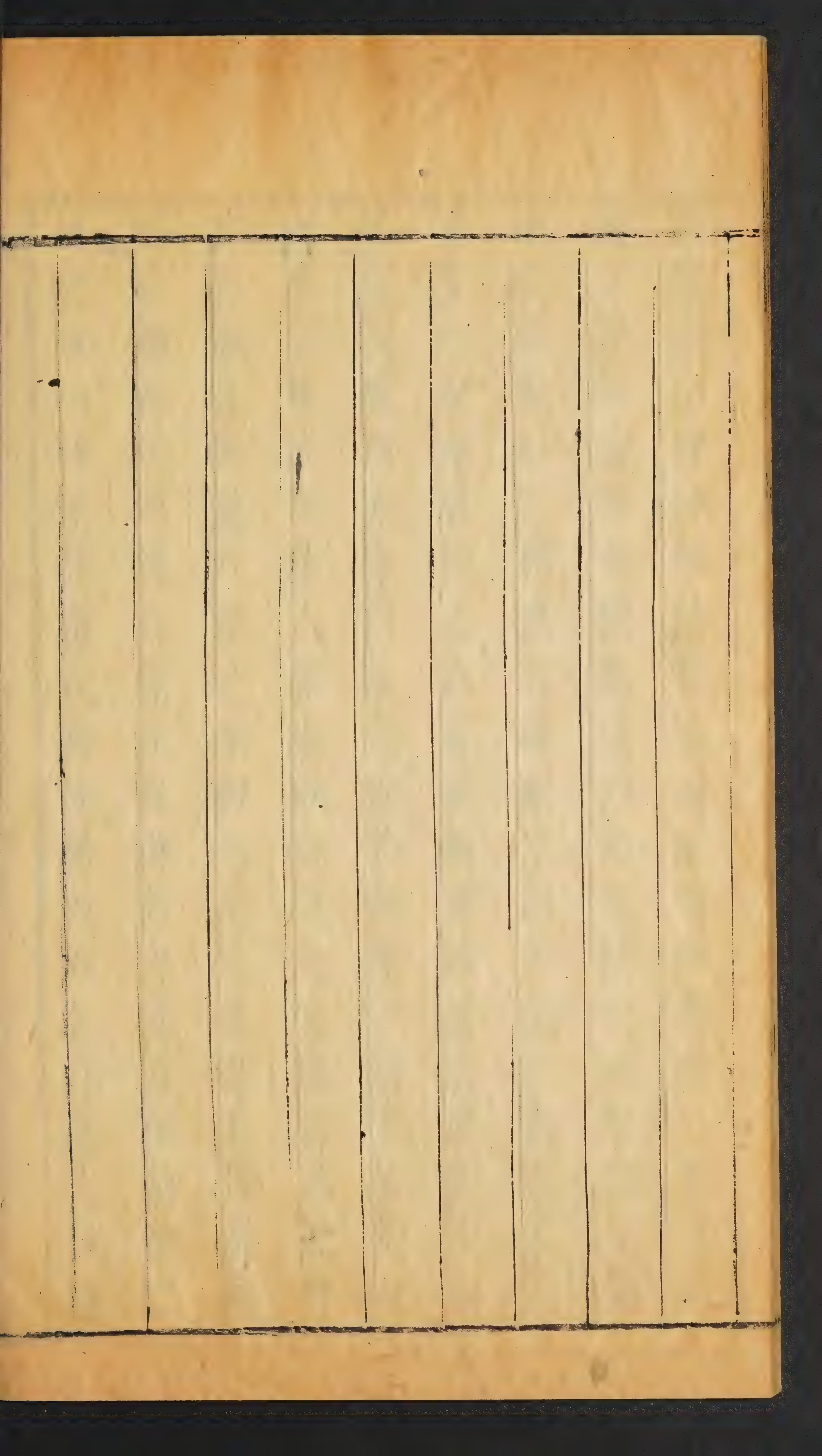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

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疆也以殷之高宗而憊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于白登孝文軍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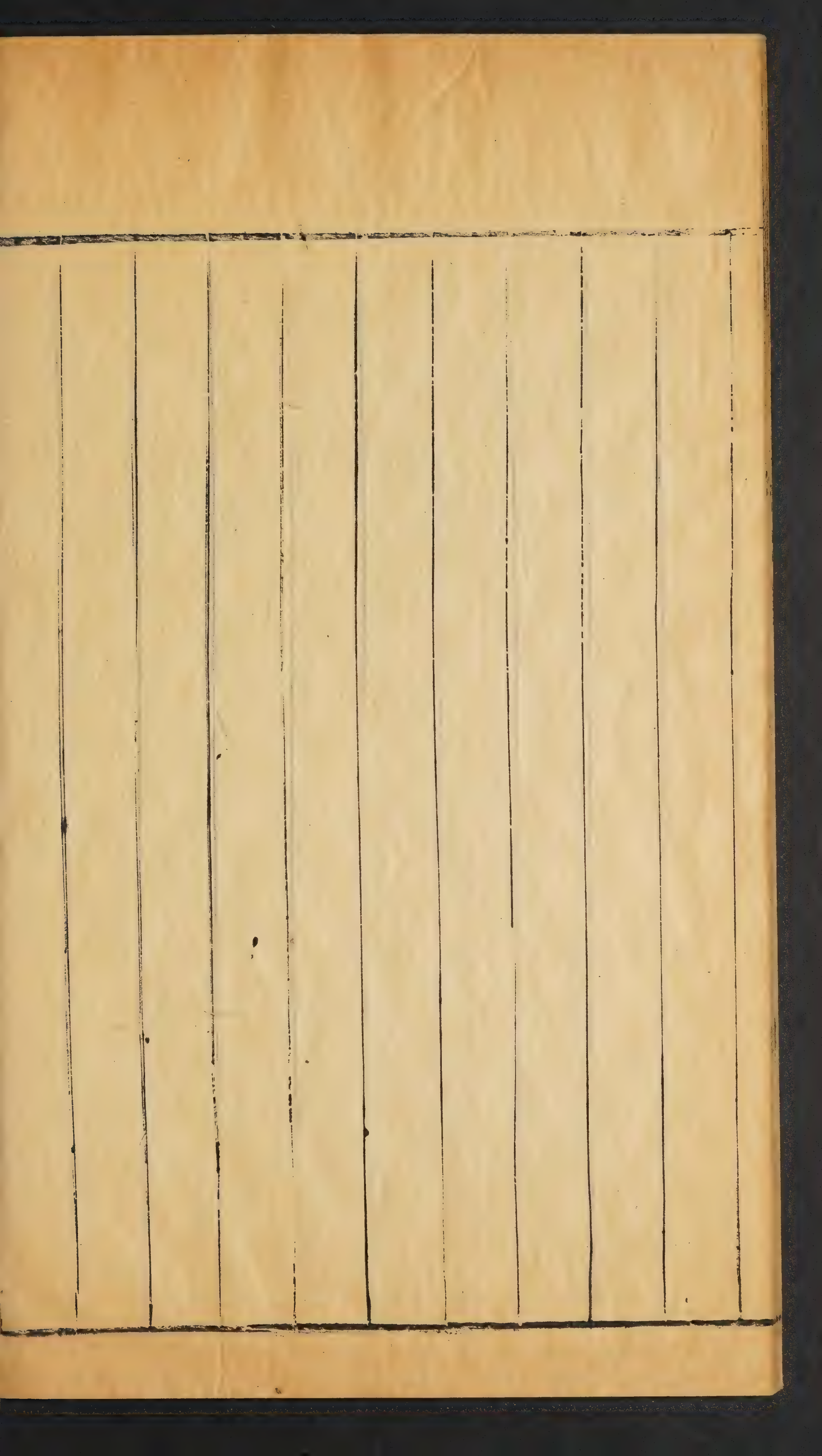
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與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刑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

長城戍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爲行衞于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戍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









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于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

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讐。故可退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値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于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

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中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

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

令入塞居于漢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于彌扶羅求助于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于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氏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

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于計爲長

春秋夷狄之禍皆諸侯專征招誘安撫私爲已用以受其亂他書未及前此杜元凱功遂亡吳後此張茂先救過淫后智不及此此一出綂下何足言也

摯虞字仲洽京兆人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勌

賢良對策 武帝詔諸賢良方正會東堂策問虞對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于彼人和于下則災消于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考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聽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

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不感于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嘗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于物則無作求之于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失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禦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

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篳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裨答聖問。

漢儒傳會超然脫盡晉世對策文華不顯此殆優尚矣。

劉琨

勸進表 建武元年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等一百八十人上書勸進表

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監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主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于有虞卜世過于周氏自元康以

來艱難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
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
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
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政四海想中興之美羣
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
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臣奉表使還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
劫復沉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
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

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
司聞問震惶精爽飛越且驚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
垂上下泣血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歷
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齊
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麗姬之難而
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
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于神明
聖姿合于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
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

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遺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征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號宇内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敘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亂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

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諷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旣交華夷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由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生繁華于枯荑育豐肌于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

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安可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自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忝于方任

久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與覲盛禮。踊躍之懷南望

罔極。丶

劉并州關難勸進援筆作表文不加綴流涕遣行

有此義烈稱此才氣

劉琨字越石山人少以雄豪著名與祖狄爲友聞狄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謝都督疏 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

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郤縠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于荆南拓洪基于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于柯盟焉

異垂翅而奮翼于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巳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遠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苑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于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于神州夷裔肆虐于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illegible][illegible]

日茂。獻質彌光。升區宇于旣頹。崇社稷于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豪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莫。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

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于隕越。以爲
軍進。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堉之勲。伍員不從城
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覬古人。其于被堅執
銳致身寇讐。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
深。謹拜表陳聞。
司空少爲賈謐二十四友。見寵趙倫。志節未有足
觀者。及五胡扇亂。二帝蒙塵。戮力中原不遑寧處
表疏所發聲淚俱行。又何壯也。先之以斵弛卒納
忘其所可病者矣

熊遠字孝文豫章人有志尚
元帝作相列爲主簿

法律奏元帝爲丞相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時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

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循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爲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于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

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
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
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
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
不一、是爲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情之端、非先王立
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
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
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
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

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王者唯當徵文據
法以事爲斷耳

以事爲禮耳

八佾公而舞今行非臣子所宜專用王者禮樂失矣

王導字茂弘覽之孫也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執友

修學校書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

夫風化之本在于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

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

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

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

鄉學于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樸之業著

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

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

自項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

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

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

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
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
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
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義幽而更彰
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
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
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
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
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

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典
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
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于所。
天下將胡塵紛擾。江南草創。名位未正。百度未張。首
以學校爲先。一生相業以是重乎

王導

肉刑議

衛展爲廷尉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

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巳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輕于上死刑怨于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姧

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于此、歲以巨計、此邇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于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于政哉、今夫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黥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于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乃

日死猶不懲而况于刑然人者寘也其至愚矣雖加
斬戮忽爲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爲改若刑
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詠爲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刖
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誡
以懲愚其理遠矣
刑家之言猶自清遠絕勝

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美姿容善談論好老莊風格整峻動由禮節元帝鎮東聞其名辟西曹掾

讓中書監書 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

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旣集、上塵聖朝、始欲自
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
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
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
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
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
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
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
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

左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援于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于百姓之心，則禍成于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謂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

脅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欵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奉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巳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欵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清思藻筆殊絕當時

新恩[illegible]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避亂渡江遷太常領秘書監

遣使設樂議

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懸于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享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

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郤至使楚楚子饗之郤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

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于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

晉書雜著

顧在觀觀生　嘉禾黃孟瀾觀止氏論

雲間許淸徵介夫輯評　顧之萃宗之叅評

句章陳裕廣生　陳祐天生

阮籍字嗣宗陳留人志氣宏放任性不羈或閉戶窺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好老莊嗜酒能嘯善彈琴時人多謂之癡

奏記蔣濟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

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

爲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于東皐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此與稽叔夜絕山巨源同一識趣言有詳畧知與不知之異耳然則嗣宗口不臧否直是眼底無人都置不道豈曰謹默哉

嵇康

與山濤告絕書 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

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

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讎，幸賴大將軍保

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

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故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讐不至此也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别

原書尚多疎慢野率足想其氣可見詞章之滅沒于傳述者多矣

夜讌國人有奇才土木形骸不自

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無私論 康以爲君子無私著其論

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

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于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于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于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于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

與山濤書稱非薄湯武遂以見害然則殺叔夜者山濤也此論君子以自然爲主已異乎矜名者矣

孫楚字子荆太原人才藻卓絶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

遺孫晧書

文帝遣符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晧

蓋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旣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絶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

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書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輮轢沙漢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鋭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于是遠近疆

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覊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太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

鑾遠御、妙畧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凌威奮伐、罙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于府庫、夫韓并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附、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爲彊。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武臣

猛將。折衝萬里。國富兵疆。六軍精練。恩覆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修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艛船萬艘。千里相望。刳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眷。未便電發者。猶以爲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大信。諭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錫。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魏藩。豐功顯報。隆于今日矣。若

猶傲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衡、征東甲卒、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流、龍游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與陳琳檄豫州同一巨麗

與東林諸公同一日賜

傅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讐頗崇
曰傅長虞爲司隸刻按驚人

致汝南王書　楊駿誅太宰汝南王亮
輔政咸遷御史中丞

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于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于論功當歸美于上觀等已數千戸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歡心此羣下所宜

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巳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

之事宜也

如此抗直可稱世司隷矣

摯虞

致齊王冏箋

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虞致箋于冏理張華

間于張華浚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于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敎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

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

議論通遠恰開都多少方便門矣

趙至字景眞代郡人年十四遇嵇康
于太學徘徊視之不能去

與嵇蕃書　至將適遼西占戶初至與康兄子蕃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敘離并陳其志

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讌辭倫好經迴路造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廻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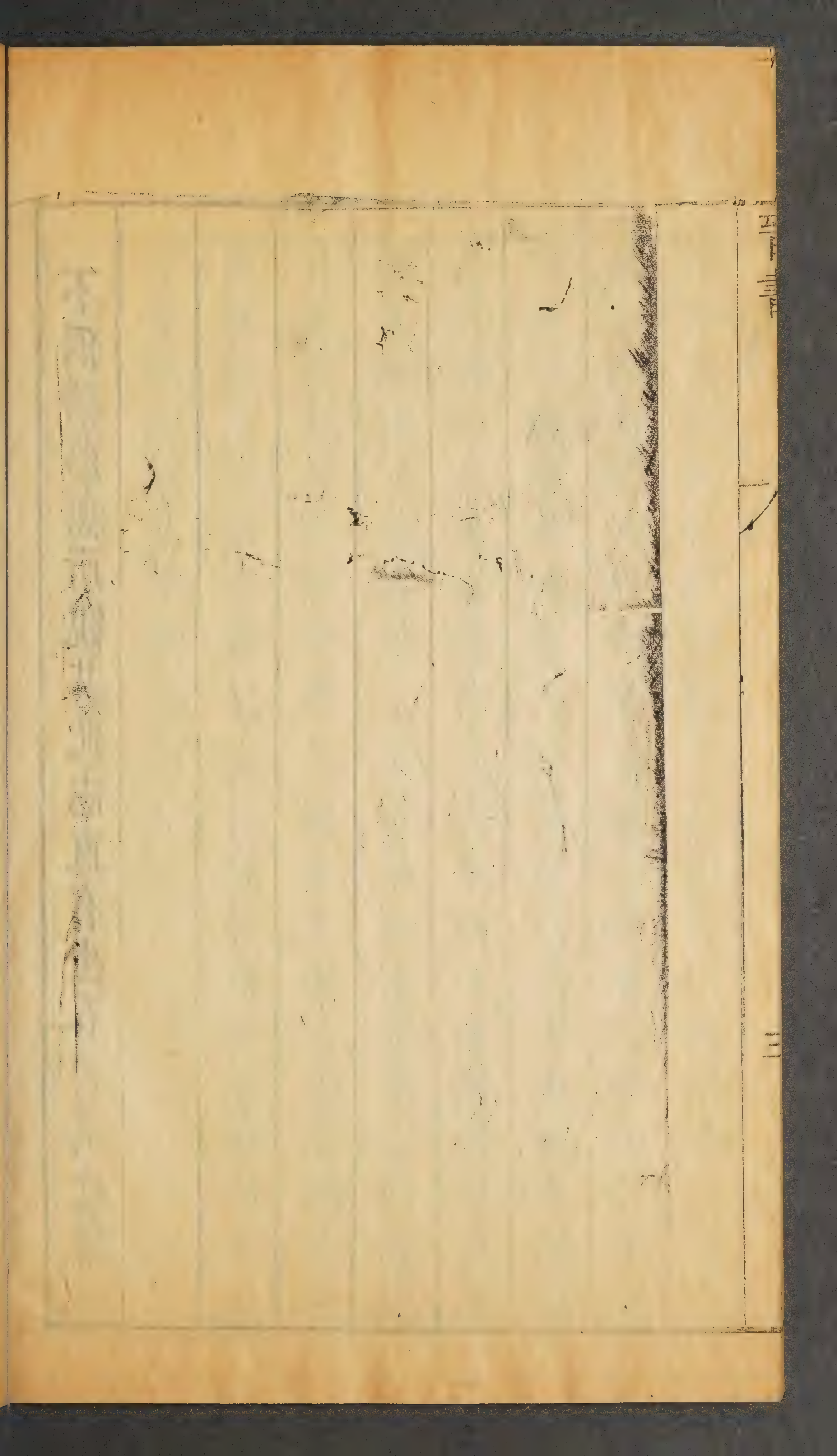
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清塗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之心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妄恐風波潛駭危機竊發此所以怵惕于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殖橘柚于玄朔蔕華藕于脩陵表龍章于裸壤奏韶武于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

則身疲而遒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攝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

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

始康語至頭小而銳童子分明有白氣之風流落

不偶播蕩無所覩其此志直有生吞司馬之氣



虞溥字允源高平人專心文籍

招學移告溥除鄱陽内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

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積善于心而名顯于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

花乃具為條制于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
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
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
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
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
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
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吾見久學而
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
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

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
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
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契而舍之朽
木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
誦聖人之典體閒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
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
于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
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頤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
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

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

晉文簡遠頗傷幽澁此忽夷曠

温嶠字太真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文風儀秀整美于談論見者愛之為劉琨將命江左其母固止之嶠絕裾而去

移告征鎮蘇峻反嶠移告四方征鎮

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宮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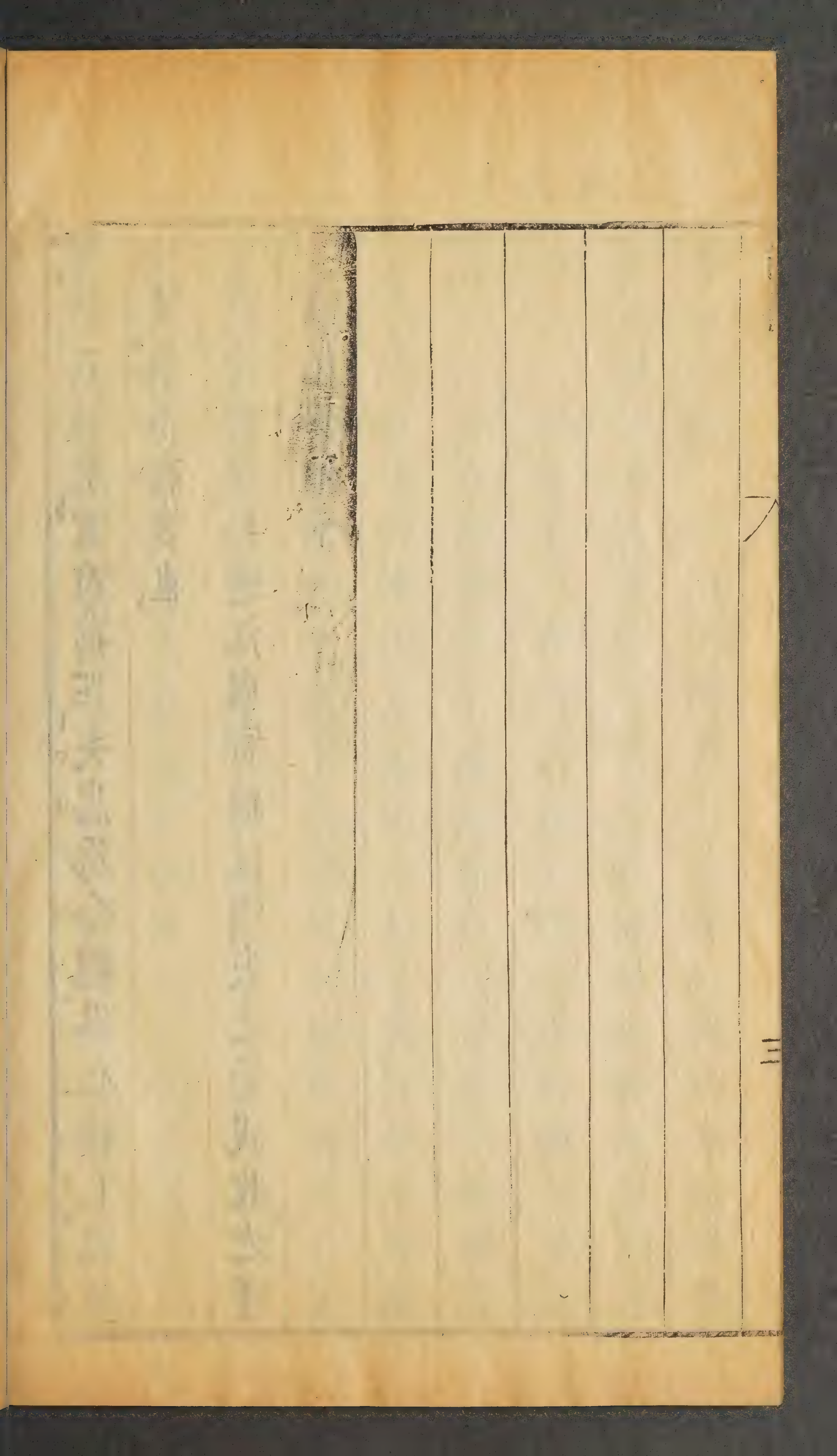
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
虐朝士刼辱子女承間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
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
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
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
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
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跰
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耻君之辱按劍
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刼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

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歃
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群后況今居台鼎據方
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
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内饑乏後將
軍郭默即與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
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
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
表興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絶資
食空懸内乏外孤勢何得久群公征鎮職在禦侮征

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庸弘著諸方鎮州郡
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
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
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
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
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
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
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

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己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

夾持陶侃再造江東實維攸賴失之于親收之于君足相補乎



劉寔

字[illegible]真平原人少貧苦好學手約繩口誦讀傳古[illegible]子清身潔己參文帝相國軍事累遷太傅遜[illegible]知時九十一

崇讓論

寔以世多進趣廉恥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于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

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于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巳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

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况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

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者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

天下貴讓、士必由于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少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

進之或舉所言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眞僞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于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于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

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使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

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

所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蘷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于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

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豫選之矣。必詳于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于臨缺令主者選已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于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

不二三、但令之者案官次二舉之不用備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于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郤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于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于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

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于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爲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于此。

使人各匿其本情，徇其所私，則矯僞之風熾，黨援

潘尼字正叔岳從子少有淸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靜退不競惟以勤學著述爲事元康初拜太子舍人

安身論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于義不虛行

也行必由于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囚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興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搆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競志抽鋒擢穎傾則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

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于前崇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構刻骨之隙于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鈆刀競一割之用至于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沓毀譽縱横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頽于上俗弊于下禍結而恨爭也不疆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于私欲而終于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

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構災也、故犯
而不校、知好伐之招逵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
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愼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
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
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
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
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
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
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

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
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
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
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
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
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
握機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
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
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

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遠乎無垠之外。不自貴于物而物宗焉、不自重于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

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于上而非爭也。舍則藏于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眞。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

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

志在安身卒免趙倫之難惜乎岳處同室不聞良規也

王坦之字文度述子弱冠郗超俱有重名

廢莊論

坦之非時俗放蕩不敦儒術頗尚刑名著廢莊論

荀卿稱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于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于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于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

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于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

且郎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于不足寄積想于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于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耻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于天下

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自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旣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

坦之改詔焉、

老莊之獘西晉諸人覆國亡宗渡江以來遺風未

泯安石名言憭不廢樂此坦之所以發憤者也

況安石各言樂不廢樂此世之所以貽害者也
老莊之獘西晉諸人覆國亡宗漢元以來道屬未
世人以清譚

王坦之

公謙論

坦之常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釋莫不厭服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于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于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于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于此從此觀之則兼公之義固以殊矣

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葢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于矯伐而不在于期當匿迹在于違顯而不在于求是于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于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于瘳疾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于萬物兩德彰于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于天地謙伐之義險巇于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

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獘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獘貪而忘于諒哉。

勞謙君子所吉。謟屈亦志士所耻。直道而行立身之準。苟以僞爲爲惡滋大。謙恭下士王莽所以移漢鼎也。可不畏哉。

韓伯字康伯潁川人清和有思理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出塵之器爲侍中

辨謙論 王坦之著公謙論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既辨誰與正之遂作辨謙以折中

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巳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

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
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
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于何而生則謙之爲美
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
行已必尚于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無私而
動之于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于能鄙則貴賤之
情立非忘懷于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
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
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

傷德者故宅心于畢素悟驟稱之齡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于畢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寘于內豈不同心于降挹洗之所滯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于遺之緣有弊而用降巳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于損象畢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

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于下斯者豈惟逃患于外亦所以洗心于内也

晉人之言思玄不可卽抑亦理細不可入夫惟其細所以爲玄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桓溫辟爲從事以忤溫旨左遷出爲滎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

廢魏論 鑿齒疾歸襄陽臨終上䟽謂晉宜越魏繼漢不宜以魏爲三恪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于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必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閒鼎跱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

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聰明掩耀龍潛下位挽眉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愜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彊吳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

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于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韃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于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

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于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于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于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于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于巳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巳憤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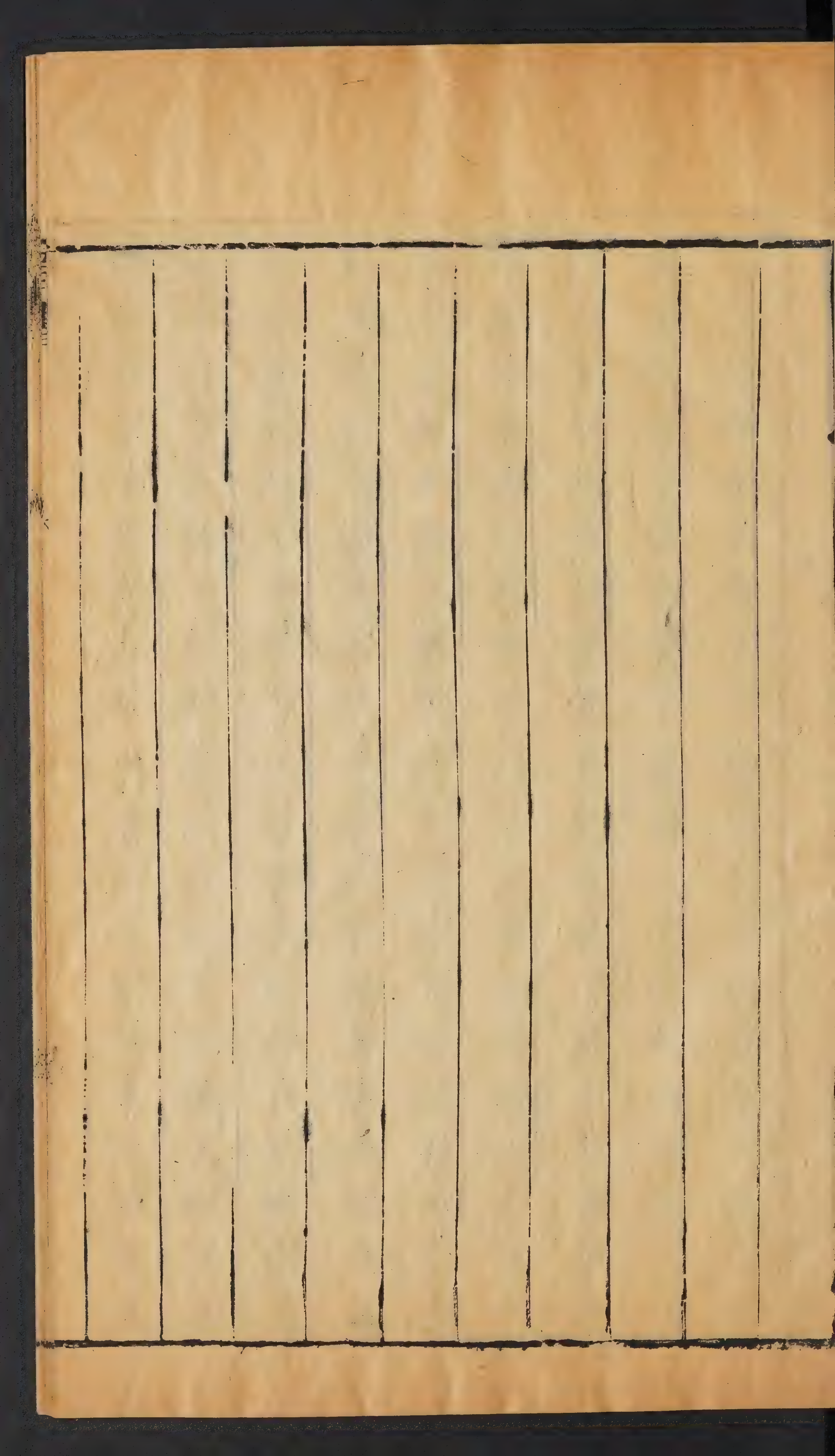
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志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于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禀命于懷王、劉氏乘斃于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喩于古以曉于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

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于周室不推吳楚以
爲代明矣況積勲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
與不賓于燕噲之授不賴于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
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
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
魏犯順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
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
推于闇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于三代豈
比俛首于曹氏側足于不正飾情而恒實取之而無

慝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于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
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
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
我道于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
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于所職
聿來未以翦商異于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于
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
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
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

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于有周而彼道異于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于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于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于是止矣

奇論驚聞前懸陳壽亦後來正統論之所繇發也





域班正朔于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林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謡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成桀蹠善惡陷于成敗毀譽脅于世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于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

石氷傾之于荆楊、元海王彌、撓之于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獘猶亂、作法于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授戮、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

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

恥篤于家閭邪僻消于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王頼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至于公劉遭夏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至于大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貊其

德音至于文王而惟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内隆九族外尊事黃耇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濆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文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

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者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儉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

恒進士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訟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

雜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泆之過不拘妬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知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于古修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水斯積而决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

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
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
雖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于祭祀季札必得
之于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
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于强
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
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
于中宗皇帝

以周喻晉淺劣可知尋討亂原摘發獘俗可謂刻

肌流髓者矣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

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

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

如蜾蠃之與螟蛉

劉伯倫畢茂世阮嗣宗嵇叔夜一時柳季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抗身長七尺其聲如雷少有異才文章冠世

豪士賦 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飇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于天理盡于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

蓋得之于時世也、歷觀今古、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袪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于阡陌之上、況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慫勸興利不

是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斵者必傷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以糠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悦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吝于懷宣帝若負芒刺于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没齒忠莫至焉而傾則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懷止謗于衆

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冐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于勢過、而不知去世以求安、禍積起于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于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

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
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于生前志士
思垂名于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
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
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
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于身
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
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一
匱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

不謬哉、
士銜千古奇才生不遭世使吳亡之後閉門不出
以終積學之志入洛之後高揖而退以從彥先之
言𤼵前則爲亡國之忠臣𤼵後不失保身之哲士
矣豪士此序何其明于觀物晴于反躬也哉

陸機

五等論

機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業、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于黃唐、郡縣之治、創于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于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

之國宗庶雜居而定維成之業又有以見繼體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于悅下爲已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遠以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食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愛于是乎生下之禮信于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

暴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
霸王之制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尊賴羣后之
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
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乘業也夫盛衰隆
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于必諒明
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于彊禦厚下之典漏于
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
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陟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
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

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
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困、
痛于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
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
釋位、主弱憑于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
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
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
其得、尋斧始于所庇、制國昧于弱下、國慶獨饗其利、
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

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

其漏網、王祖夷于黔徙、西京病于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于拾遺也、先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征鞞震于閫

宇鋒鏑流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于共和襄惠振于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纂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于時異雄心挫于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王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

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刦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
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
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
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
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
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
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
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
君爲己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

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巳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鋭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巳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巳土衆皆我民民安巳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子雅之疏入于幽遠士衡之論出爲秀麗二者之
長文無異尚然一再讀此好幽如我輩猶不能不
奪志于斯矣

潘岳字安仁滎陽人少才頴鄉邑號爲奇童美姿少時常挾彈出洛陽婦人過之者接之以果滿車而歸

閑居賦序岳性輕躁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

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吏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窮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

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
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
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
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
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
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于用多、稱多者吾
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
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
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于是覽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之以骨鯁稱善隸書爲古今之冠

蘭亭序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

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蹔得于巳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巳爲陳迹猶不能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

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昭明不載此序以其在樂言哀宜見訊于後代有識矣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孫有逸才文章絕美會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撰後漢紀三十卷

三國名臣頌序

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代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群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羅不同迹有優劣至于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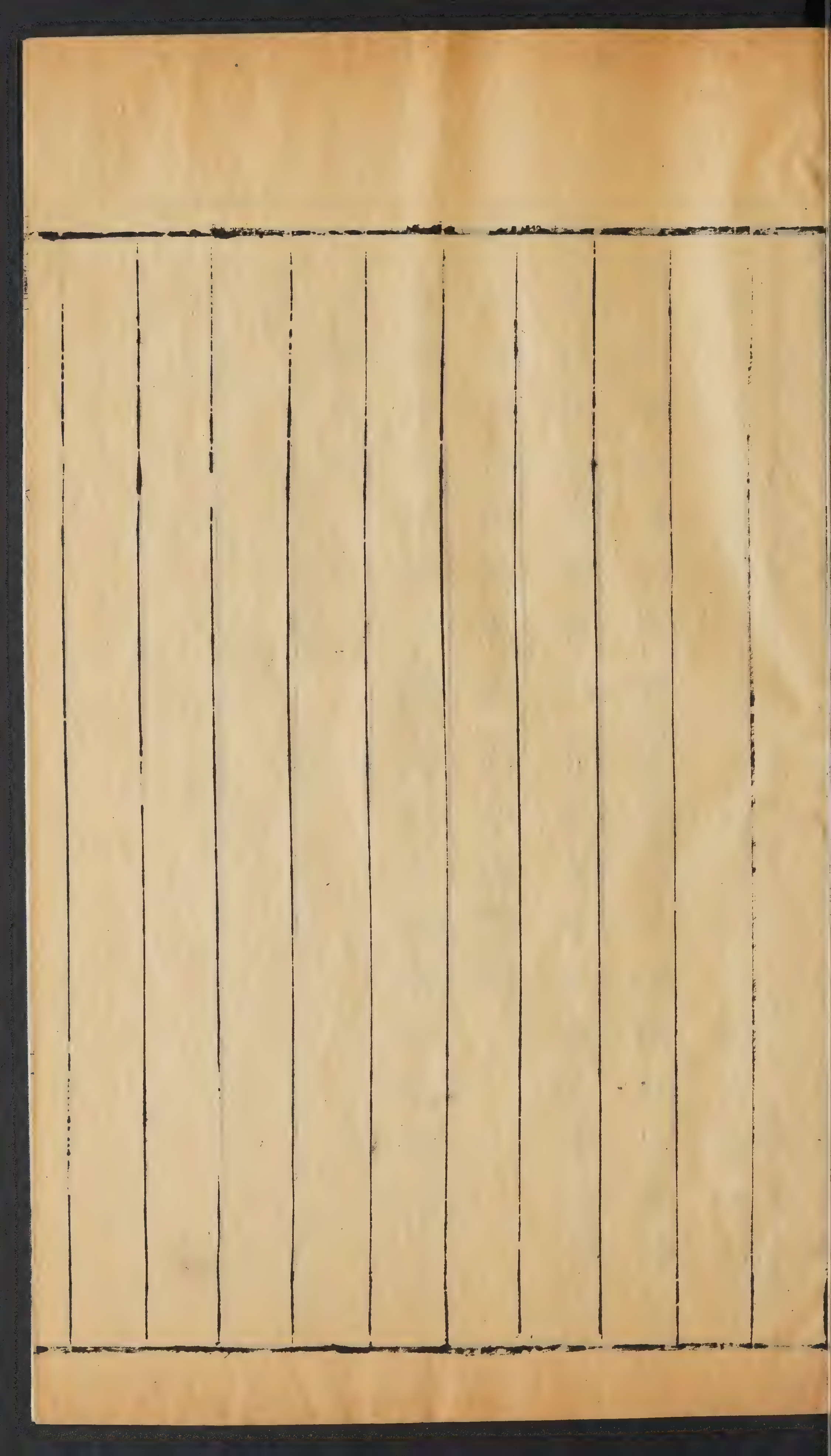
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員者必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値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賢于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群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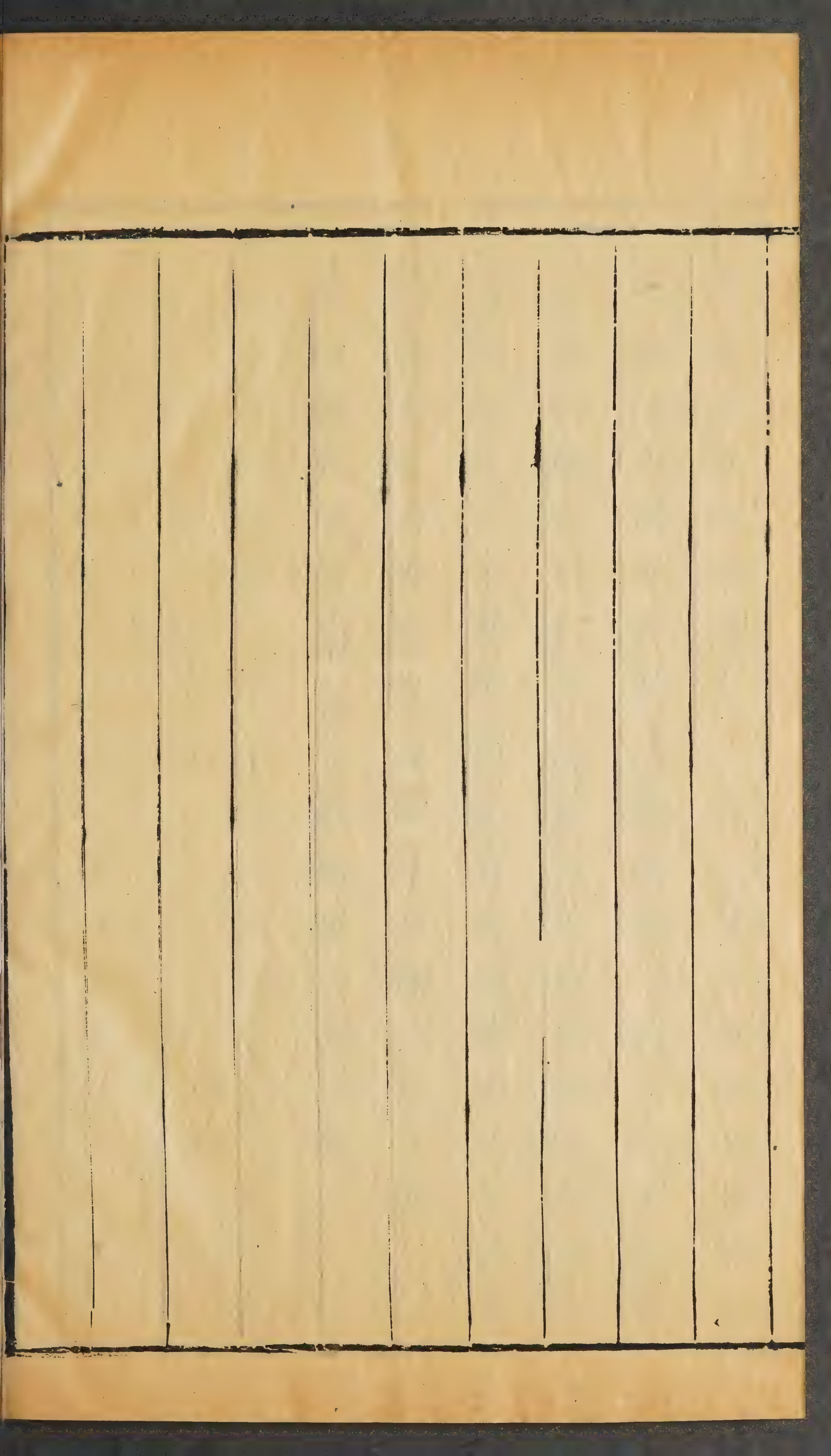
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

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
譚故以大存明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
趣舍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
文若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
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
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
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
璽君臣易位則崔生所以不與魏氏所以不容夫江
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

身然而先賢玉摧于前來哲攘袂于後豈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群總角斷主則素契于伯符晚節曜奇則三分于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謇諤而已哉然

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沉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紀德顯功雖大指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復綴序所懷以爲之贊庶挾以感慨風流邈長當時給撓曾無其偶





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
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
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
爲政也、乃作閑情賦、以歌事遂情焉、
入幕于克拜壓于謐竟以不達吾之拙所謂心勞
日拙者也

人慕于文章溺于艷竟以不寄之古今寫者之寄
為政也乃作閒情賦以寫事遂情焉
酣醉後伏讀之書孝乎推孝友于兄弟此亦世者之
以論翰春秋足以代耕讀圃藝植菊女之膳救年
土足之今集刊之志集全攜樹造自得適酒足



